



# 夜啼

支离婴勺 著

害怕得屏住呼吸又好奇得停不下来

真正可怕的，与其说是容易辨明的罪者，勿宁说是一眼平凡的普通人  
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种恐惧，破土而出的时机，叫作夜啼……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

# 啼夜

支离婴勺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夜啼 / 支离婴勺著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 
2017.5  
ISBN 978-7-201-11319-7

I. ①夜… II. ①支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 
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3646 号

## 夜啼

YE TI

支离婴勺 著

---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 
出 版 人 黄 沛  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 
邮政编码 300051  
邮购电话 (022) 2332469  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  
电子信箱 [tjrmcbs@123.com](mailto:tjrmcbs@123.com)

责任编辑 章 赅  
装帧设计 王 鑫

制版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 
印 张 16  
字 数 150 千字  
版次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36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



## 目 录

### contents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前 言     | 001 |
| 一条金鱼的爱情 | 002 |
| 捞尸人     | 035 |
| 八万      | 055 |
| 剁椒鱼头    | 079 |
| 隔壁老王    | 108 |
| 摸出来的祸事  | 130 |
| 毛氏红烧肉   | 162 |
| 红嫁衣     | 177 |

## 前言

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，里面有你的经历，有她的梦境，还有他的智慧，我负责添枝加叶，把它讲述出来。

有你有我有他，这个故事才完整。

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，它包含你想要的一切。

或许，你有一段离奇经历，始终找不到真相，在这里，你可以找到答案。

或许，你被一个噩梦纠缠，始终甩不掉它，在这里，你可以看清它的真面目。

或许，你只是喜欢恐怖，在这里，你肯定会毛骨悚然。

或许，你只是喜欢悬疑，在这里，你的心会一直悬着，无法落地。

或许，你只是喜欢神秘事件，在这里，你如愿了。

或许，你憧憬爱情，在这里，你找到了。

这个故事里有太多恐怖诡怪的情节，或许，会让你产生不适感，如果你的神经不够坚硬，请勿参与。

这不是故弄玄虚。

这也不是危言耸听。

这是事实。



# 一条金鱼的爱情

那是一条极其珍贵的金鱼，那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，那是三个让人想入非非的女人，面对这一切，他该如何取舍？

## 1. 木勺镇

讲一个爱情故事。

确切地说，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爱情故事，对了，还有一条金鱼。

有点乱。

没关系，会讲明白的，请相信我。

这个故事有点长，看完大概需要一顿饭的时间，前提是你得细嚼慢咽，而且饭量不能太小，至少也要比一条金鱼吃得多。

爱情故事就应该长一点，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那不是爱情，是一夜情。

故事发生在木勺镇。

那里有一条老街，两边有许多上百年的老房子，黑瓦白墙，雕梁画栋，笨重的木门，看起来颇有古味。

木勺镇北边有一条河，河水清澈见底。这么好的河水不能让它闲着，有人就把河水引到自家院子里，养起了金鱼。闲着没事的时候，端着一杯茶，看着金鱼在水池里慢慢地游动，挺好。慢慢地，大家都跟着养上了。

木勺镇的人很懒散，喜欢鼓捣一些有趣的玩意儿，除了养金鱼，还有人玩蛐蛐、唱京剧、遛鸟、养狗、收藏核桃、逮兔子，还有人熬鹰。在木勺镇，没有钱不会遭人耻笑，如果没有兴趣，那就没有伙伴了。

木勺镇人的言行举止和他们的房子一样，属于一个逝去的朝代。

五花毕业之后，没找到工作，经一个亲戚介绍，到木勺镇一家旅馆上班。

据说，那是当地最大的旅馆。下了火车，又坐中巴车，终于到了木勺镇。

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光线暗淡，木勺镇有些不太真实。

远处传来一阵“突突突突”的声音，像是拖拉机。很快，一辆古怪的摩托车拐个弯，驶到了五花面前。那是一辆老式的摩托车，军绿色的，有一个挎斗。骑摩托车的是一个干瘦的男人，三十岁左右，头发挺长，眼神有些阴冷。

“坐车吗？”他开口了，口音很重，怪腔怪调的。

五花问：“去这里最大的旅馆，多少钱？”

“五块钱。”

五花上了摩托车。

老天一下就黑了，似乎是在预示着什么。

也许是因为到了吃晚饭的时间，街上没有人。石板路弯弯曲曲，似乎没有尽头。路两边的人家都拉上了窗帘，那窗帘大部分都是黑色的，十分古怪。

远处，群山静静地伏在那里，轮廓像一个身材走形的女人。

几分钟以后，摩托车停下了。

五花下车，付了钱。

眼前是一个孤零零的院子，不大。它依山而建，后面是深不可测的松树林。大门口挂着一个红灯笼，仿佛某种史前怪物的眼珠子。有风，灯笼左右摇摆，有一种恐怖电影的氛围。

大门敞开着，里面亮着灯。

五花走了进去。

院子里有一栋三层小楼，有些老旧，四四方方的，很呆板。楼底下种了几棵爬山虎，张牙舞爪地生长着，把小楼完全包裹了起来，显得有几分阴森。小楼门口也挂着两个红灯笼，其中一个灯笼里面的灯泡坏了。

旁边竖着一块招牌，上面有五个红色的黑体字：最大的旅馆。

五花这才知道，“最大的”这三个字只是这家旅馆的名字，并不是一个形容词。

这个名字有点意思。

他走进了小楼。

进了门，是一个厅堂，摆着两张厚重的木桌，围着几把木头椅子。厅堂的角落里藏着一间小屋子，有一扇很小很小的窗户，里面有昏黄的灯光。窗户上方，挂着一块长方形木牌，上面用红油漆写了三个字：登记室。

五花走过去，透过窗户往里看。靠近窗户的地方放着一张长条桌，上面有一个落满灰尘的显示器，还有几本登记簿。一个男人趴在长条桌上睡觉，他的



头发灰白，稀稀拉拉的。他的身后有一个货架，上面摆着一些日用品和吃食。角落里有一个鱼缸，个头挺大，里面似乎有一条金鱼，因为角度的问题，看不真切。

五花敲了敲窗户。

那个男人一下抬起了头。他五十岁左右，是个麻子，脸上坑坑洼洼的，像是被风雨剥蚀了万年的花岗岩。他把窗户拉开一条缝，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五花，我表叔介绍我来的。”

他想了一下，似乎想起来了，说：“你来得挺快，进来吧。”

五花转到门口，伸手推了推门，没推开，就站在原地等待。过了片刻，他听见里面有拉开门闩的声音：“咣当，咣当，咣当，咣当，咣当，咣当，咣当。”

这扇铁门有七道门闩。

厚重的铁门缓缓地打开了，他把五花拉进去，迅速关上门，又插上了门闩：“咣当，咣当，咣当，咣当，咣当，咣当，咣当。”

他把七道门闩全插上了。

这间小屋子里空气不流通，有一股发霉的气味，还有一股淡淡的腥味。五花瞥了一眼鱼缸，一条怪模怪样的金鱼一动不动地浮在水面上。

“我看一下你的身份证。”他说。

五花翻出身份证，递给他。他看了半天，又对着灯光检查了一阵子，这才把身份证还给五花，说：“以后，你就叫我表舅。”

“表舅。”五花叫了一声。

他没答应，自顾自地说：“你值夜班。”

“行。”

“今天晚上就上班，没问题吧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有人住宿，你就给他登记。除了上厕所，不要轻易离开登记室。出去的时候，一定要把门锁好。”说完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，递给了五花。

那是一把黄铜钥匙，看上去有年头了。

“知道了。”五花接过了钥匙。

“客房的钥匙在抽屉里，上面都有编号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五花走到鱼缸旁边，低头看了一眼，问：“表舅，这是什么金鱼？”

“不知道，河里抓的。”表舅说。

“河里还有金鱼？”



“多得是。木勺镇有很多人养金鱼，河里的金鱼想抓就抓，没人管。”

“这鱼缸挺好看。”五花蹲了下来。

那是一口青花大缸，胎体厚重，造型简洁丰满，通体绘有龙纹，衬以祥云海水，花纹繁而不乱，层次清晰，营造出一种华丽而热闹的气势。

“你表舅妈以前一直用它腌咸菜。”

“她不在家？”

表舅考虑了半天，突然说：“你表舅妈死了，这个鱼缸是死人的物件。”

五花一怔：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
表舅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丫子，长叹一口气，半天才说：“说实话，我真不愿意再提起这件事儿……”

下面是他给五花讲的故事。

三十年前，表舅还很年轻。那一年，他结婚了，妻子是邻镇的曹凤梅。曹凤梅家很穷，她唯一的嫁妆就是那个鱼缸。鱼缸在她家很多年了，一直当咸菜坛子用。

结婚后，曹凤梅还用它腌咸菜，腌了二十年。后来，生活条件好了，不用每天都吃咸菜了，曹凤梅就打算把它洗刷干净，养金鱼。

当时，木勺镇流行养金鱼。

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，太阳红红的。

曹凤梅抱着它去了河边，再没回来。

那一年夏天，老是下雨，河水变得又深又急。很多天以后，有人在下游的浅滩上发现了曹凤梅，她身上的肉被鱼啃掉了一半，还死死地抱着那个鱼缸。

鱼缸在河水里泡了那么多天，终于洗刷干净了，鲜亮如新。

表舅把她埋了，把鱼缸抱回了家。

故事讲完了。

五花哀叹不已。

表舅慢吞吞地说：“我找人给看过了，这个鱼缸是不祥之物，上面有戾气，不能碰，谁碰谁死。”

五花一下子站了起来，问：“怎么不扔掉它？”

“你表舅妈就留下这么一个物件。”

五花看见长条桌上的显示器开着，里面是监控画面，二楼和三楼的走廊里空无一人，还能看见大门口和院子里的情景。五花问：“如果有人住宿，收多少钱？”

“住一天三百八十块钱，不讲价。”



“这么贵？”

表舅没回答，转而说：“我去给你弄点东西吃，你把门闩插上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出去了。他的脚步很轻，无声无息。

五花嫌麻烦，只插了两道门闩。他伸了一个懒腰，仔细地打量着四周。这里很简陋，与他想象中的木勺镇最大的旅馆完全对不上号。不过，他并不沮丧，因为他知道，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是实现理想的第一步。

五花的理想是开一家面馆。

无意间，五花瞥到了鱼缸里的金鱼，发现它正在看着他。他悄悄地走过去，观察它。它长得很古怪，身体是黑色的，尾巴奇大，脑袋呈深红色，长有肉瘤，从头顶一直向下延伸到下颚，眼睛、鼻子和嘴是黑色的，从正面看，很像是小孩儿的脸。

五花分不出它是雌是雄，直觉告诉他，它是异性。

他伸出手，想碰碰它。它敏感地往左边躲了躲，还是定定地看着他。他又伸了伸手，这一次，它干脆沉到了水底，把眼珠子翻上来，定定地看着他。

看了一阵子，五花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就走开了。

金鱼在鱼缸里扑腾了两下，不知道在鼓捣什么，那声音很像是一个人在打嗝儿。

五花有些好奇，又过去看它。

它低着脑袋，静静地趴在缸底，表情不详。在五花的印象里，金鱼总是游来游去，一刻也不消停。可是，它却十分深沉，似乎有极重的心事。

五花忽然觉得它有些恐怖。

有人敲门。

五花走过去，拉开门闩，看见表舅端着一个托盘站在门外，托盘上有一盘青菜、一碗米饭。表舅走进来，说：“开门之前，记得问一声，不要给陌生人开门。还有，你怎么没把门闩全插上？”他的语气有些严厉。

“我忘了。”五花低声说。

表舅压低了声音说：“最近，木勺镇来了一个变态狂，天黑就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块砖，见人就砸，已经砸伤好几个人了。”

五花吃了一惊。

表舅又说：“那个变态狂像飞蛾一样，喜欢光。”

五花想：怪不得那么多人家的窗帘都是黑色的，原来是怕变态狂找上门。

表舅凑到他耳边，用一种很阴冷的语调说：“记住，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变态狂，不管他衣冠楚楚，还是邋里邋遢。”



五花抖了一下。

表舅把托盘放到长条桌上，说：“你吃饭吧，我走了。”

五花凑了过去。

“不用老是盯着外面，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睡觉。记住，把门闩全部插上，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。”表舅又叮嘱了一遍，走了。

这一次，五花很听话，把门闩全部插上了。

夜一点点深了。

五花无聊地翻看着登记簿，发现上面一个汉字都没有，只有性别、日期和一串身份证号码。今天晚上，这里住了三个客人，都是女人，都很年轻。

明天，肯定能见到三个美女，五花想。

怀揣着这个美丽的预言，他趴在长条桌上，睡着了。

## 2. 恐怖的金鱼

凌晨三点，五花醒了。

周围凉飕飕的，异常安静。

他抱着肩膀，怔忡了一阵子，才想起自己不是自然醒的，而是被什么声音惊醒的。那声音很轻，很短促。可是，这里除了他，没有其他能弄出声音的东西。

五花的心里忐忑不安，觉得房间里除了他，还有一个活物！那个活物在他的视线之外。看不见的东西最危险。

过了半天，他突然想起来了：鱼缸里有一条金鱼。

五花看了一眼鱼缸。它静静地站在角落里，在灯光下，发出了蓝荧荧的光。它是死人腌咸菜的物件。

五花站起身，过去看那条金鱼。

它依旧低着脑袋，静静地趴在缸底，也许是在睡觉，也许是在假装睡觉。它没有眼皮，不管是睡觉还是假装睡觉，都很难识破。

五花准备离开，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，那条金鱼往旁边游动了一下，鱼缸底部出现了一片小小的白色物体。他蹲下来，把手伸进鱼缸，去摸那个东西。他的手碰到了那条金鱼，感觉它的身体凉飕飕的。

他把那个东西拿出来，放在手心，仔细看。

是一片指甲，不是很完整。



鱼缸里怎么会有指甲？

也许是表舅在鱼缸旁边剪指甲，迸到了鱼缸里一块，五花想。他回去坐下，准备再睡一会儿。迷迷糊糊之际，他忽然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，顿时打了个激灵，清醒了。

他是这样想的：表舅说，这条金鱼是在河里抓的，也就是说，它吃过河里的东西，比如说一条小鱼、一条虫子、一棵水草，或者说，一片指甲。谁的指甲？当然是曹凤梅的。她在河里泡了很多天，身上的器官慢慢地脱落了，有一片指甲在水里上下浮动，一条金鱼发现了它，以为是食物，一口吞下了肚……

指甲在肚子里不消化，这让金鱼很难受，成天郁郁寡欢。它用了好多天，费了好大劲，才把没消化完的指甲吐了出来。

五花又走到鱼缸旁边，死死地盯着金鱼的嘴，害怕它再吐出一个别的东西，比如说，一只眼珠子。

金鱼慢慢地张大了嘴。

五花的呼吸都停止了。

还好，它只是吐了个泡泡。

五花的心里更加不踏实了。他忽然感觉到，它其实是一个人——曹凤梅惦记着她的鱼缸，或者说惦记着表舅，于是化身一条金鱼，又回来了。要不然，河里那么多金鱼，为什么偏偏是它被表舅抓了回来？

天亮了，是个晴天。

五花的脸色很不好，一直阴着。

表舅看了他几眼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五花不好意思讲起昨夜的事，总不能说让一只金鱼吓得魂不附体吧？

表舅不再问了，说：“早饭我做好了，在厨房里，吃完之后你上楼睡觉吧。你和我一起住，二楼最西头那间。”说完，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把钥匙，递给五花。

“知道了。”五花接过钥匙，拎起背包，要出去。

“等一下。”表舅喊住了他。

五花就站住了。

表舅坐下来，说：“跟你说一下工资的事儿。”他停了一下，看了五花一眼，又说：“试用期一个月，包吃住，没有工资，你觉得行不行？”

五花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行。”他更关心试用期结束之后的工资待遇。

表舅看了他几眼，又说：“试用期结束之后，包吃住，一个月六千块钱，奖金另计，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，什么时候休假你说了算，你觉得行不行？”



五花吃了一惊，没想到待遇这么好，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。

表舅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，淡淡地说：“在你之前还有几个人，都没熬过试用期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五花一愣。

“过几天你就明白了。”表舅意味深长地说，语气有些冷。

五花的心里结了一个恐怖的疙瘩。

“吃饭去吧。”表舅挥了挥手。

五花出去了。

房间大约有二十平方米，两张铁艺床，一个大衣柜，一个造型拙朴带抽屉的木桌，桌子上有一台大肚子电视机、一把暖壶和一套土陶茶具，旁边摆着两把木头椅子，还有一个很小的卫生间。床单和被褥都是白色的，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。

五花挺满意，把东西放下，去吃饭。

厨房在后院，不大，但很干净。

一个女人背对着门口，坐在木桌旁吃东西。她的头发很直，很黑，很亮。怎样一副面孔才能配得上如此美丽的长发？五花迫切地想知道答案，他干咳了一声。

女人慢慢地转过了身。

那是一张清清纯纯的脸，白皙，精致。五花的心快速跳动了几下，感觉她身上有一些让人心疼的东西，比如说柔弱、纤细、一尘不染。他一下子喜欢上了她。

其实，他喜欢每一个异性，只要不太丑。

“你好。”五花鼓起勇气说。

她静静地看着他，没说话，眼神里有一丝警惕。

五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叫五花，第一天到这里上班，值夜班。”

“我叫水鱼，是这里的房客。”她的声音软软的。

五花有些手足无措。他缺少和异性相处的经验。

“请坐。”她往旁边挪了挪。

五花就坐下了。早饭是葱油饼和棒子面粥，味道还不错。五花只吃了两口，就已经饱了。都说秀色可餐，此言极是。

“你还不如我吃得多，我吃了两块葱油饼。”水鱼浅浅地笑着说。

五花又吃上了，狼吞虎咽。

她笑了笑，问：“值夜班累吗？”



“不累。我表舅说了，累了就睡觉。”

“老板是你表舅？”

“对。”

厨房里有一个蜂窝煤炉子，上面坐着一壶水，水开了，“咕嘟咕嘟”冒热气。

水鱼站起身，把水倒进了暖壶，又问：“吃完饭你干什么？”

“没事儿。”五花的心猛烈地跳起来，预感到要发生点什么事。

“我想去河边看看，你陪我去吧。”停了一下她又说，“听说，最近木勺镇来了一个变态狂，拿着砖头砸人，我怕碰上他。”

“好。”五花立刻就答应了。

“你等我一下，我回房间拿点东西。”

“好。”

水鱼走了。她的脚步很轻，像猫一样无声无息。

五花激动万分，想回房间换上最帅的衣服，又怕水鱼回来看不到他，自己走了，就没去。他走到水龙头旁边仔细地洗了脸，又把手上沾上水，理了理头发，然后站在厨房门口等她。

过了十几分钟，她还没来。

五花焦急地走来走去，把厨房门口的几棵草都踩秃了。

水鱼终于来了，她背着一个画夹，提着一个颜料盒和小水桶。她换上了一条白色的亚麻长裙，脸上化了淡淡的妆，看上去比阳光还要明媚。

“你是画家？”五花问。

水鱼笑了笑，说：“画着玩儿，走吧。”

他们出去了。

前面有一条小河，水不是很深，很清澈，成群的金鱼在水里游来游去。河上有一座石拱桥，十几米长，石头上长满了青苔，看上去有年头了。河边有一片芦苇，里面有叽叽喳喳的声音，不知道是什么鸟。

水鱼脱了鞋，光着脚在河里走。她的脚很小，很精致，晶莹剔透。五花看呆了，他甚至想变成河底的沙子，让水鱼轻轻地踩在他身上……

“你到木勺镇干什么？”五花问。

“寻找金鱼。”水鱼停下来，看着河水里的金鱼，又说，“我喜欢金鱼，听说木勺镇有很多人养金鱼，我就来了。我要画一幅最美丽的画，主角是一条最美丽的金鱼。”

“河里有很多金鱼，你怎么不画它们？”

“它们只是一些普通的草金鱼，不够美丽。”



“你要找什么样的金鱼？”

水鱼上了岸，说：“我画给你看看。”她找了一片干净的沙滩，把画夹支在地上，打开颜料盒，对五花说：“你帮我打点水。”

五花提着小水桶，去河里打了一桶水，交给她。

“不许看。”她撒娇地说。

五花走到旁边，坐下来，等着看她画的金鱼。周围静极了，能听见昆虫低低的叫声，还有微风吹动花草的声音。可是，五花总感觉这附近还有另外一种声音，那是一个男人粗重的喘息声，急促而低沉。

五花不时瞥一眼芦苇荡。也许，那里面除了鸟，还有另外一个活物，他直直地躺在湿漉漉的地上，脚丫子朝天，睡得无比香甜……

“你画的是什么画？”五花试图转移注意力。

“水彩画。”

“我一直觉得画画很浪漫，天天跟美丽的东西打交道。”

“对，我很喜欢画画。”

“你是哪里人？”

她说了一个地名，语速很快，五花没听明白。他又问：“你在我表舅的旅馆住几天了？”

“半个多月了。”

“一天三百八十块钱，挺贵的。”

水鱼抬头看了五花一眼，说：“还行。”

她很有钱，或者说，她家里很有钱，五花想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站起身，说：“画好了，你过来看看吧。”

五花凑过去看。

那是一条很古怪的金鱼，黑色的身体，夸张的大尾巴，深红色的脑袋，眼睛、鼻子和嘴是黑色的，看上去很像是小孩儿的脸。她画得不错，很逼真。

五花觉得它有些眼熟。

“它漂亮吗？”水鱼问。

五花还在想在哪儿见过它，马上就要想起来了。

水鱼喃喃地说：“它是金鱼中的精灵。”

是它！五花终于想起来了，登记室的鱼缸里就有一条这样的金鱼。不过，他并不觉得它有多漂亮，反而觉得它有些恐怖。他想了想，问：“这是什么金鱼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家里有一条这样的金鱼，后来它病死了。”



我想再养一条，找了很多年，可惜一直没能找到。”她叹了口气，幽幽地说，“只要能找到它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”

五花的心动了一下，脱口而出：“我好像见过它。”

“真的？”她的眼睛一下就亮了。

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。”五花冷静了一些，“你把这幅画给我，我拿去比对一下。”

“好。”她立刻把画从画夹上取下来，又卷起来，交给了他。她没问五花在哪里见到的这种金鱼。也许，她知道。

五花说：“如果不是，我再把画还给你。”

“不用还了。”水鱼低下头，眼泪竟然“啪嗒啪嗒”地掉下来，哽咽着说：“也许，我一辈子都不可能找到它了。”

五花有些疑惑地问：“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它？一条金鱼而已。”

水鱼沉默半晌，轻轻地说：“它是我童年的全部，可以说，它是我唯一的玩伴。”

她的童年很不幸，五花想。

“回去吧。”水鱼看上去有些失落。

五花决定要为她做点什么。

路过那片芦苇荡的时候，五花忍不住又往里瞥了一眼，愈发感觉到里面藏着一个人，一个面目模糊的人。水鱼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，加快了脚步。

芦苇荡里，一只鸟高一声低一声地叫着：“布谷，布谷，布谷，布谷……”那是杜鹃鸟，舌头血红。

回到旅馆，水鱼直接回了房间。她住在三楼，最西头那间。

五花拿着那幅画，去了登记室，想再看看那条金鱼。他有钥匙。转到门口，他掏出钥匙准备开锁，却发现铁门根本就没上锁，推了推，没推开，里面插上了门闩。

表舅在里面。

五花有些疑惑，又转到窗前，惊讶地发现表舅正趴在长条桌上睡觉，还打着呼噜，看上去已经在这里睡很长时间了。

五花诧异了，敲了敲窗户。

表舅抬起头，很不情愿地睁开眼，看见是五花，他面无表情地问：“你去哪儿了？”

“出去了。”五花低声说。

“和谁一起出去的？”



“水鱼。她要去河边画画，害怕遇见那个变态狂，让我陪她去。”

表舅左右看了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儿。”

“什么事儿？”

“咱们也算是亲戚，我得对你负责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表舅的语气有些古怪。

五花的心慢慢地沉了下去，小心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表舅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半天才说：“你最好不要和住在这里的女人打交道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和她们不是一路人。”

五花一想，明白了：她们都是有钱人，而他只是一个投亲的穷小子，压根儿就配不上她们。他低下头，没说话。

表舅似乎还想说什么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挥挥手说：“回去歇着吧。”

五花转身就走。他低着头，步伐沉重地在走廊里慢慢地走，一下撞到了什么东西上，应该是一个人。他立刻停住脚步，抬起头，看见了一个女人。

她毫不掩饰地看着五花。

刚才，五花低着头，没看见她，她却能看见他。他能够撞到她身上，说明她一直站在这里不动，等着他撞上来。五花的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：他和她之间要发生点什么事。

她突然笑了。

### 3. 钓人

五花吓了一跳。

她指着五花的鼻子，一惊一乍地说：“你不是那个谁吗？是谁来着……”她皱着眉头，似乎在拼命回忆着什么。

“我是五花。”五花小心地提醒她。

“对了，你是五花。”她变得更加热情了，“你不认识我了？”

“你是……”五花怎么都想不起来她是谁。

“我是刘梅呀，咱们上小学的时候在一个学校。”

这个名字太常见了，遍地都是。

五花记得当时学校里有七八个刘梅，他们班里就有两个，老师点她们名字